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八冊

書說類七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三十一

桐城姚鼐纂集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師魯名洙時范仲淹落職洙抗疏救呂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修亦坐貶夷陵令

叙別後寒暄勞苦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

叙心事

一篇中警策處

勉勵之意

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决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

貶謫後處
之夷然不
作憤激窮
愁之態并
無放達自
恣之意公
道真得於
矣

提譏銘
與史近與
史異提筆

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註釋〕

君貺

王拱辰字

夷陵

今湖北宜昌縣

荆南

今湖北江陵縣

郢

今湖北武昌縣

襄州

今湖北襄陽縣

老母

修母鄭氏也

茶薺

薺音舛。茶之老者。

與高書

高指高若訥。官司諫修貽書責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云云。

安道

余靖字。靖與修洙同時貶。

楚州

今江蘇淮安縣

韓文公

韓愈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歐陽舍人名修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譏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

便折
接異意寫

倒折轉近
史

以上言銘
之足重正
秉筆人

作地
立言者三
字重

觀其人逗
眼

高唱宕合

善道德能
文章六字
神溯歐公

拆洗六字
有本末又
不平板

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公則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

又作折

才折入歐

公緊接得銘

兜合勒到身受
感氣已足
文已畢矣
更意外申
拓而文乃
作篇首收
應

一筆勒歸
歐公其力
千鈞

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睇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祖父。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註釋

嚴敬也。盡音釋。傷也。晞音希望也。慕也。屯蹶否塞否音屯。屯蹶難行也。否塞困厄不通也。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杜相公名衍字世昌

古文辭類纂平注 書說類七

王明清揮麈錄云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爲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
公厚贐其行郡將錢仙芝摺撫以客所賄公不自辨除名徙英州以赦自
便將愬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適公子南豐先生在京師而杜祁公以
故相居京自來逆旅爲辦後事鼎按如書所云方先人之病一意於左右
是密公卒時子固在側王語亦小誤也

伏以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向而望。迅河大淮。
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
援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
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
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
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
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
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
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縈細之事。宜以徹於視。

施者期於
當阨感者
莫可名言
然其誓心
圖報總以
天下之義
為歸何等
光明俊偉

身分自高

先說一喻

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註釋

堧堰

堧音代。土壩也。堰音偃。壅水為埭曰堰。

閔閔

勉也。傷念也。

藁同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韓名琦。字稚圭。相州人。樞密官名。執兵政。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

驕兵悍將
言之可畏
故用兵決
勝時御兵
尤急

引漢事爲
證

就漢事忽
入本朝

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

此段文字子瞻兄弟策論常擬之然精爽勁悍終不逮此

蓋虎豹終日

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蠍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

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宋一以歸之兵可以見宋時待百姓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乎

以上論驕兵之弊驕兵之處驕兵之策此束上引下也

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睚眦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

引出狄公
斷狄公好
只要說煞
狄公失御
進說道則
處更不
煩言矣必

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日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

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註釋

塍 稻田畦也。

匯 迴也。言水流之迴旋也。

蝮 蛇屬。俗名土灰蛇。

蠍 蟲名。尾有毒鉤。螫人。

擐 音關。貫也。

西川 今四川省。

杵 音杵。

稷 音憂。

塍 同塍。河邊地也。

眊眊 側目相視貌。

狄公 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為樞密使時。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誇。至墜馬足不得行。

郭子儀 鄭人。封汾陽王。諡忠武。

李光弼 柳城人。封臨淮王。

張用濟 為兵馬使。謀以精騎逐光弼。不果。行光弼斬之。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歐陽內翰名修。

離合二字。引前半文。陣始合有六人。

叙羣賢合離關鍵在本身。參會不自奮謂十年前道未成時。

參本身發轉。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則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

參本身

十年道成
此字安放在

將復合止
四人矣

參本身

就將合一
層做無數
曲折皆以
本身參寫

此一曲又

就四人中
單壁出歐

又一曲不
測正折出
上書

此下爲求
知正文

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

既平列三
家隨抽寫
所主一家以清

鎖住

知其知我
會句筋脈所

道成逗
喝起獻文

補述十年
中事此爲

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

實叙

七八年即
十年之的
數十年中
候功

獻文主句
道成離合
兼收

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
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
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
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
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
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
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
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
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註釋

范公

名仲淹
字希文

富公

名弼
字彥國

余公尹公

見歐陽永叔
與尹師魯書

蔡公

名襄
字君謨

李翱

見李習之
復性書

陸贄

字敬輿
州嘉興人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
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

以相馬爲
相士之引

引出自己

縮上相馬

目占身分

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政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註釋

荊州

今湖北江陵縣

輕

音智車却而後也

軒

車覆而前也

臆

胸臆

騰

蹕

踰越也

衢

爾雅四達謂之衢

眄

音麵視也

邪

西

川

見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材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以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謏謏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安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

書意正從此發揮

頓挫曲折

此言過重其人

此故爲貶損之言其